

名家笔下的文学意象“新阳”

棠芸



“新阳”最早成为文学意象，应该是在南北朝时期杰出诗人谢灵运的笔下。谢灵运出身东晋名门望族，十八岁袭封康乐公，世称“谢康乐”，工诗善文，尤以山水诗著称。因恃才傲物而遭权贵排挤，被外放任永嘉太守，此间写下了代表作《登池上楼》，其中有流传至今的名句：“初景革绪风，新阳改故阴。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。”谢公久病初愈登楼远眺，惊喜发觉初春的阳光已消融残冬的寒风，温暖的春天更替了阴冷的冬天。池边生长着嫩绿的春草，园中柳树上的鸟儿变了种类、换了声音。“新阳”代替“故阴”成了大地的主宰，作者内心泛起阵阵波澜，多么希望随着美好春光的到来，自己被贬谪的境况也能改变。

“初景”、“新阳”两句用虚笔写春天来临的总体感受，“池塘”、“园柳”两句切换为近景式的对春天的具体描绘。这是一曲“除旧布新”的早春之歌，诗句中的“生”（万物复苏）与“变”（生机勃勃）是其主旋律，而“新阳”是总导演，代表着希望和未来。

唐代以后，作为文学意象的“新阳”内蕴不断得以丰富发展，但主体始终是生机活力的象征和新时光、新希望等美好图景的代名词。

元日即农历正月初一，不少文人墨客选择在这天吟诗作词，借以表达新年的美好愿景。晚唐著名诗人、词人温庭筠在《元日》中写道：“神耀破氛昏，新阳入晏温。”作者在元日辞旧迎新，祝愿新年的阳光普照大地，一扫

往日笼罩的阴霾，天地间充满清朗祥和之气。古人认为到了冬至阴极阳生，阴阳交替进入新的轮回，是一个新的起点，因此冬至在古代是个“大如年”的佳节，庆贺祈福，备受重视。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的《满江红·冬至》中，有“新阳后、便占新岁，吉云清穆”之句，大意是过了冬至，崭新的太阳升起了就可占候新一年的年景，那肯定是祥瑞清和的好光景。我们从中可以读到一个相同的意象，感受到一种共同的心声，就是作者在意象中寄寓的美好图景——新阳光、新起点、新希望。这里诗词中的“新阳”，是吉祥的化身，是希望的象征。

作为文学意象的“新阳”是暖色调的，还具有诗画相融的美感，诗中蕴画。这当然源于中国

古典诗词的意境之美，同时也涉及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观念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《快晴》诗云：“新阳苏醒春前柳，轻暖医治雪后梅。”这是一个晴朗欢愉的日子，红日高照，融和的阳光唤醒了冬眠的柳树，复苏的柳枝上探出细细的嫩芽……诗中饱含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之情，积极开朗的心态溢于言表。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的《早寒》有“晓梦惊回闻早鸦，新阳出海散明霞”之句。请看，新一轮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，喷薄而出，海平面上顿时布满霞光万道，那该是多么灿烂壮观的景象呵！正如王国维所言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，作者虽以“早寒”为题，而笔下却是红日破晓，曙光初现的好兆头，一改他人同类题材凄凉迷茫的悲伤格调，体现了作者乐观豁达的心境。这里的“新阳”，乃初春之阳、初升之阳，处在残冬与早春、黑夜与白昼的转折点，是新时光引领者的形象。

如前所述，我国古代传统文化认为，天地间有阴阳二气互为消长，过了冬至阳气开始萌动，谓之阳的新生，即是新阳。南宋文学家魏了翁有诗句：“新阳拆地唤春归，生意绵绵重此时”（《次韵沪帅范郎中再和所送李季允韵见寄》），那是潜藏地下的阳气开始源源不断往上涌动，似乎要将大地裂开，热烈呼唤春的回归！一个“拆”字，用得多么传神。南宋词人石孝友有词云：“井花暖处新阳动”（《玉楼春》），井中的水悄悄泛暖，传递着地底下阳气开始升腾的气息！此时此刻，“新阳”是活力的形象代言人，朝气蓬勃，奋发向上。

倒置的世界

于佳禾

23级的强台风把我吹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。在这里，人倒着走、树倒着长、鸟在地上飞、鱼在天上游、太阳围着地球转、地球围着月球转……

我刚想走到一户人家门口，有一个衣服穿在腿上，裤子穿在上半

身的人走了出来。我像长颈鹿那样把头仰得高高地大声喊：“这位‘天上’先生，请问你们的世界为什么是倒着的？”他挠了挠头，说：“这里的引力是在外圈而不是内圈，所以我们只能在外圈行走。”

忽然间，一阵叫喊声吸引了我

的注意。我抬头朝天上一看，哇！不得了，有一群小朋友围在一起问我：“大哥哥，你是怎么下去的？教教我们吧！”我回答道：“很简单啊，你们只需要向下跳就行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小朋友就急吼吼地想跳下来，可还没等他下来就直接被引力

场重新吸了上去。

最后，科学家终于发明出可以让引力重新回到地心的设备，恍惚间，我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。看到床边的妈妈后，我不禁有点庆幸又失落地想——原来这又是一场梦啊。

“昌家曲”

（小小说）

石旭东

这是一个方形的三合院，坐北朝南，中间三间出面，东、西两首分别为四间，也各三间出面，门前是一个公用的鹅卵石道地。居中的为“白”姓，东边的为“田”姓，西边的为“牛”姓。人们戏称三家主人为“白老鼠”、“田乌龟”、“牛蚂蝗”，真还名如其人，似乎是上天有意把他们安排在一起争“昌家”（繁荣昌盛家庭）：白家像是“老鼠做窝”；田家如同“乌龟捉食”；牛家俨然“蚂蝗吸血”。一年到头，三家都像蜜蜂、蚂蚁般为自家的繁荣昌盛忙碌奔波，大家都有一个强烈的欲望，就是要成为“这个院子之最”。他们不跟外界去比，也不“明火执仗”、“刀枪相见”，而是各自的“心里算盘”打得紧。

三家人朝夕相处在一个院子里，照面时点头哈腰，也凑在一起嘀咕家常，可从来不说自个家底之类的实心话，谁要是一不留神说漏了嘴，便打不尽的自我嘴巴。谁家要是觉得有不该让

别两家看到的東西拿进院子来，便像做贼般蹑手蹑脚，躲躲闪闪，殊不知别两家的门缝里早已滴滴溜溜地转起了眼珠子……风雨吹打着这个小院子，岁月谱写着院子里的“昌家”曲，三家都忙着念“昌家经”。然而，三家都没能如愿让自己家“昌”起来，但三家仍像三条春蚕，秘密地在自己的茧壳里吐着丝，织着网，心里都在念叨：“蜜蜂采百花，蚂蚁拖‘螯头’，有朝一日，总是要见出个高低来的……”然而，每到年关，他们获得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失望，可他们都不灰心，手伸得更长，抓来了头上的一根根白发；脚跑得更勤，跑掉了身上的一块块皮肉，“院子之最”依然像一颗巨大的夜明珠远在他们的前面闪烁，可望而不可及……

每逢“寺庙开光”、赶“庙会”，三家都争着去求神拜佛，香越烧越高，蜡烛越点越大；大年三十夜他们也通霄达旦“守岁”，一家

人围坐在火炉边，回望过去，祈祷未来，鸡叫头声，便都争着出门去放开门炮（鞭炮）……然而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祈祷没给他们带来好运，愿望也始终没有一丝要实现的征兆，院子里依旧一片沉寂，除了叹息还是叹息，三家人都在寻找“昌”不起家来的原因，可谁也说不出来……

这一天，“牛蚂蟥”忽然从广播里听到，说是国家发贷款搞经营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赶紧去镇子里打听，果然家家户户都在忙着“改革开放”了，立即回家商议，决定开办一个“小五金厂”，“白老鼠”和“田乌龟”见“牛蚂蝗”跑在头里，急起直追，白家决定“搞花木经营”，田家决定“承包农田种粮”。这一回，三家都仿佛时来运转，出门喜鹊当头，回家灯花结彩，虽然都很辛苦，却都是一路顺风，事业都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；牛家的“小五金厂”越办越大，各类机器的配件成套，外约定

制，批发出售，源源不断，供不应求，“老黄牛”成了“千里马”，人们不再叫“牛蚂蝗”而称“马上飞”；田家承包的农田越来越多，成了百里闻名的“种粮大户”，“田乌龟”变成“田中王”；白家的花木基地品种五花八门，琳琅满目，灿烂如画，由普通的苗木出售转向“十大名花”（梅花、牡丹、菊花、兰花、月季、杜鹃、茶花、荷花、桂花、水仙）和“五大名木”（银杏、香樟、红豆杉、沉香、罗汉松）的种苗研发，精品花木漂洋过海，“白老鼠”成了“白眉仙”……

县里召开“创业群英会”，牛、田、白三家主人都上台发了言：为什么昔日小院内如此积极努力、明争暗斗还“昌”不起家来？这次终于有了答案：巧妇难为无“米”之炊，英雄要有用“武”之地。小院里的三本“昌家经”一齐奏出了新时代的强音，汇成了一支慷慨激昂奔小康的雄壮“昌家曲”……

蝶

吴芝菁

谁说它只配依身于丛间，
谁言它只能娇弱翻飞在月下花前……
轻盈亦是纷纷尘世，
那是暗的泪，
匿影天边云间。
可以向阳追随树的枝杈；
可以在雷雨间展开闪光的双翼。
却，
注定是下落的青叶！
我不惜一切为我而叹，
但仍愿繁星不忘我念！
于是，
它绽于春的绚烂；
迷于夏的耀眼；
于秋冬，
它悄悄告别，
然后枯萎，凋零于世间……
破开层层束缚的厚茧，
是一个梦。
璀璨中梦止了，
余下，
不停的风……



天姥山

秋的味道

（希妮 摄）